



# 伏擊

重慶市人民出版社

# 伏擊

重慶市人民出版社

715.11  
869

基礎

書號：2053

伏擊 (文化教育)

編輯者：重慶市人民出版社  
(重慶民族路藍家巷)

印刷者：重慶市印製公司  
(重慶都郵路58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  
字數34千 開本787×1092 印張2書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一號)

1—7,000 195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價：二角二分

## 目次

戰鬥在原始森林中	〔一〕
我們的排長	〔六〕
護橋的鬥爭	〔二三〕
運糧	〔二七〕
探路	〔三三〕
回家的路上	〔三六〕
押運戰士	〔三九〕
伏擊	〔四五〕
又一件小禮物	〔四一〕

沿着國境綫前進的巡邏兵	〔四〕
邊疆巡邏兵和聯防隊員們	〔四九〕
行軍散記	〔五五〕
「岩溫」	〔五六〕
「大哥排長」	〔六一〕
告別	〔六六〕
戰士的自覺	〔七一〕
蓋間房子請大軍	〔七五〕

## 戰鬥在原始森林中

星 火

修築康藏公路的英雄們，進入了一個無名的原始大森林。千年的大樹像一片綠海，淹沒了每一座山峯。山坳裏藤蘿盤繞，野草叢生，裏面盤踞着熊、野牛、猴子等野獸和蟲、蛇。森林的邊沿是汹涌澎湃的泊龍藏布江。康藏公路就要從這裏通過。

築路英雄們的陣地——工區，就在懸崖陡壁上，下面是激流的江水，江水衝擊着岩石，發出狂風暴雷一樣的吼聲；上面是筆陡的懸崖。上工沒有路走，戰士們就攀着繩子或爬着梯子上去，「懸空打砲眼」，但這已成爲一件平常的事了，在戰士們看起來，就像駕駛員開車必須爬進駕駛室一樣平常。

這裏是地震區，岩壁上說不定什麼時候，會轟隆隆地滾下一陣石頭。工區又很少有躲避的地方，所以戰士們一面打砲眼，一面還得注意聽着「安全哨兵」的鑼聲。這裏又經常下雨，戰士們的棉衣濕透了，雨水和汗水滲和在一起。工作這樣困難，但戰士們熱愛祖國、建設西藏的熱情，却像烈火一樣在心中燃燒着。互相鼓勵的口號聲、歌聲、鐵錘的叮噹聲，壓住了怒吼着的江水聲。大塊的岩石，在戰士們的開山砲聲中，轟隆轟隆地倒了下去。在紅色的工效表上，出現着百分之三百，百分之四百，百分之五百的新紀錄。

由於距離汽車終點有十幾天的路程，供給運輸全靠人力，因此「吃」便成了很大的問題。部隊剛開工幾天，油、鹽、菜都沒有了。炊事員們整天鑽到森林中挖野菜，摘香椿，有的爲了找野菜，一天走了一百多里路。一個炊事員同志告訴我：一天，他在山上挖野菜，突然來了一隻大狗熊，他就趕快躲到一棵大樹後面，那狗熊聞了聞，沒有發現什麼，就奔下山去

了。我問他怕不怕，他說：「怕是有點怕，可是同志們整天在懸崖上撬石打砲眼，要不讓他們吃飽，今年公路怎能修到拉薩呀！」以後，他仍然不顧危險去挖野菜。爲了戰士們吃好，炊事員還往往忙到深夜：推米粉，磨豆腐，用花生米榨油。

在伙食最差勁的幾天，開飯的時候，十幾個人圍着一個菜盆，那少油沒鹽的野菜，連盆底也蓋不住。班長和黨員同志經常端着飯碗跑到一邊去吃，戰士們說：「班長，你爲啥不吃菜呀？」班長笑着說：「你們吃吧，我喜歡吃茶泡飯。」

有一天，運來了一些豬肉罐頭，於是湯裏就飄浮着幾片豬肉，可是，直到湯快喝完了，那幾片豬肉還是浮在菜盆裏。最後還是一個黨員同志硬把這幾片豬肉，倒在一個新同志的碗裏去，讓他吃了。

有一天，營首長在開飯時來了。看着菜盆裏的野菜，對一個戰士說：「怎麼樣，能吃飽嗎？」那個戰士站起來，精神抖擻地說：「首長，有大



米吃就行！」一個戰士接着說：「別看這幾天沒有鹽吃，咱們勁可大着呢，今天放那個開山砲，又把石岩轟下去五百方！」

戰士們還利用休息時間，改善自己的環境。

很多帳篷經過三年多的風吹雨打，早已破漏了，爲了大家能睡好覺，保持身體的健壯，戰士們又在帳篷外面蓋了一個茅草房。沒有稻草，他們去割蘆葦，沒有鐮刀，就用手拔；手割破了皮，他們仍然愉快的幹着。沒有繩子，他們就到森林中去剝榆樹皮當繩子用。經過戰士們創造性的勞動，在荒涼的森林中，很快就出現了幾十座綠色屋頂的小草房。他們又在草房周圍，栽上移來的紅紅綠綠的野花野草，各帳篷之間，用河沙鋪成了一條小馬路，太陽一照，每條路都閃閃發光。戰士們自豪地稱他們的駐地爲「小北京」。

晚上，松油燈把帳篷映得通紅。有的戰士在帳篷外燃起一堆柴火，一面烤着白天淋濕了的棉衣，一面輕輕地哼着歌子：「這裏充滿了愛情和

陽光，人人都會愛上這個地方，愛上這個地方……」有的戰士則藉着松油燈的光，在用蘆葦編成的桌子上，攤開日記本，開始寫日記：「我今天爲祖國作了些什麼事情呢？……」

我們的戰士，就是這樣地工作着、生活着。

## 我們的排長

陳 良

「陳教員，讓我跟你說說，請你寫寫我們排長吧！」某部六連周家坤班長對我說。

下面就是他所講述的他們的排長：

我們排長叫陳伏成，是共產黨員，高高的個子，長得挺棒。平時的表現平平常常，一到節骨眼上，他就顯得特別突出。發給他的津貼，自己總是捨不得花，可是別個同志要買點急用東西或是有什麼困難需要用錢，一去準借到。發什麼東西總是儘大家先挑，剩下的才是自己的。對上級和下級都很好，從來也不發脾氣；對工作可要求非常嚴格。

去年在怒江施工時，由於供給困難，有個把月大家都沒吸煙啦。有回

一人發了一兩烟葉，排長把自己的一份給了幾個新同志。他說：「我不會吸，你們會吸就多吸點吧。」新來的同志還不知道，但咱們這些老同志誰也知道他最愛吸烟。雖然這是件很小的事情，可是你不知道這對我們的教育有多大。

幹啥也沒有見過他亂咋呼，可是什麼事情都辦得那樣妥貼、漂亮。我們在懸崖上幹活，他每天都要親自檢查幾次，不是摸摸繩子壯不壯，就是看大夥身上的繩疙瘩打得緊不緊。只要有一點不妥當，他就親自幫你整好。王金成同志有點麻痺大意，大家叫他拴繩子，他說：「懸崖陡壁走得多了，沒來頭。」排長馬上糾正他說：「不對！王金成同志，上級教導我們：人是祖國最寶貴的財產，不該拚命的地方就要愛惜自己；我們還要過社會主義哪！」他一邊親切地說，一邊把保險繩拴在王金成同志的腰裏。

排長愛護大家，大家也尊敬排長，往後不等排長檢查，大家就自動做好，班長和老戰士也學着排長去關心戰士，關心新來的同志。

怒江工程開初，我們四排和一排一起去開便道。兩個排長走在前面，我們班長緊跟着。那岩子才叫險呵，上上下下沒個路影，你站在上面探身子往下一看，那滔滔的江水就叫人頭發暈、眼發花。可是最險的却是那中間的一座小山包，又光又滑，約摸七公尺高。這玩意真討厭，曾去過幾個人都沒爬上去。

一排長望着我們排長說：「咋辦？」

「我去！」他一面說，就一面準備上。這時，我真爲他擔心，就搶上前去要求他讓我去。

他使勁揮了揮手說：「你不用去，你們準備搭人梯。」

人疊人疊了三個，把排長頂了上去，離頂還有幾公尺遠。湊巧有個地方能放一雙腳，他就像爬蟲一樣地爬在太陽晒得發亮的青石上，把腳放在那個小坑坑裏，解下手錘鋼釘，叮叮噹噹地一個人打起砲眼來了。不到一個鐘頭，我看他翻了十幾次身，爬在那樣的地方打砲眼，一定斃扭得不

行。我要求上去換他，他還是說：「甬啦。」整整打了四個鐘頭，打出了一個四十公分深的砲眼。

當天夜晚下了一夜雨。天剛亮，他把我叫醒說：「走，咱們放那個砲去。」

走到工地，天還下着雨，幸好天氣不冷，穿襯衣都受得了。我搶着要到前面去，他把我叫住：「你甬去。」

我們排長是和藹的，但也是倔強的，遇到危險任務是不會給其他人去執行的。你看，在這裏放砲比打砲眼還要危險的多呢，點着砲要過好幾個險岩，還要爬過幾根繩子，再從一根繩子上滑下十幾公尺，再橫爬一段石岩才能脫離危險區。

炸藥裝好啦，他忽然把襯衣、帽子、長褲脫下，爬過岩子交給我，微笑着說：「襯衣口袋裏有同志們領用東西的帳，千萬別弄濕了，萬一……」他把下面的話壓住了。我從他的話裏立刻感到一種從來沒有過的嚴肅，並



炸藥裝好啦，他忽然把襯衣、帽子、長褲脫下，爬過岩子交給我。

掉到水裏也淹不死我。你先走，躲到那邊的懸崖下去。」

砲，點着啦！導火索「刺兒」「刺兒」的冒着藍烟。我眼盯着他爬過幾個崖子。但這邊石崖上的青苔叫雨水泡得很滑，他只好抓住繩子，一會兒爬，一會兒走，歪歪扭扭，很不自在。當他抓第二根繩子時，突然，一

深感到在節骨眼上我不能幫助我的上級，心頭又是緊張，又是慚愧。我想拉住他另想辦法，可是他好像已經知道我的心思似的，說：「沒關係，脫了衣服跑得快；再說，我這股機靈勁你不是不知道，就是

轉身子，「咪啣」一聲，就掉下去啦！我忘了危險，爬過幾個崖子，一逮繩子，只覺得輕飄飄的。「排長！排長！」我破着嗓子喊，下面一點聲息也沒有。「完啦！」我心裏像壓上一座山。就在這幾秒鐘內，我想起了平時排長的一言一語，想到他的一切，於是，兩手又不由自主地去逮繩子。嗨！忽然繩子又重了，下半截繩子還彎到石崖底下。

「有救，有救！」我心頭高興得直跳。這時，才又使我想起前面的砲馬上要爆炸，趕緊爬回原處。

一聲砲響，不好啦！好幾塊大石頭順着繩子滾下去了！我緊張得停止了



一聲砲響，不好啦！好幾塊大石頭順着繩子滾下去了！



呼吸，背上像重重地挨了一下。砲烟未消，我又爬過去喊，不見回答；我又下去幾公尺，探起身子往懸崖底下看，哈！他還活着。只見他身子靠着石崖站在水裏，腦袋露出在外面。原來下邊江水的聲音大，人在上面喊，下面聽不到。我大聲地告訴他說砲已經響了。他休息了一下，慢慢爬上來。

在我躲砲的地方，我們坐下來。我給他點上一支烟，他一邊吸一邊說：「……我一轉身，右手抓住第二根繩子，誰知這鬼繩子叫雨水泡漲了，滑的不行，就滑下去了。我光聽着耳朵邊的風呼呼響，腦袋暈暈的，以後又「通」的一傢伙掉到河裏。我雖然喝了兩口水，但心裏反倒清亮了，便死死抓住繩子，挽了個疙瘩，浮出水來，躲到崖底。接着，大石頭掉到我面前，水濺得我張不開嘴。……」

我望着頭髮濕漉漉的、腿上和腳上劃了好幾道血口的排長，就像望着一位不相識的具有高度自我犧牲精神的英雄。多麼勇敢、機靈的人啊！要不是在懸崖上，我真想把他抱起來！